

“很長、很短、剛剛”

——我對信主時間的重新認識

王桂芬

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就跟母親去聚會，聽母親講過“上帝創造天地和人類”、“挪亞造方舟”、“耶穌死後復活升天”等聖經上記載的事情，也能夠背謝飯禱告和主禱文等。可當時由于年紀太小，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所以也就將這些當成了故事和“順口溜”。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上學工作、成家立業等），由于接受了唯物論、無神論的教育，就把小時候跟隨母親的信仰忘得一乾二淨了。

但上帝是愛我的。在我還沒有退休的一個夜晚，我突然精神恍惚，久久不能入睡，又有一旦睡了就可能到了“另一個世界”的感覺。在這種非常可怕又無助的情況下，我猛地跪下來，不住地求主來救我。親愛的上帝聽了我的求助，讓我安然入睡到天亮。睡醒之前，我的眼前充滿了大光——這一幕我一直記憶猶新。清晨起來，我滿懷喜悅，那種用言語說不出的感覺讓我確信是主救了我。雖然在此之前我一直由于各種原因沒有尋找教會，但這一次我的心中沒有任何阻攔去尋找主的教會。之後，我就開始了“作禮拜”的生活。可是，這一時的火熱沒有堅持多久就又冷卻下來。這一方面是因為工作很辛苦，家務事又多；另一方面却是因為自己是多年的黨員，所以怕人“說三道四”。當時我是拿定主意等退休以後再好好信主，于是連僅僅“作禮拜”的生活也停止了。

到了1998年，我正式退休了。按照當年的計劃，這是我應該好好信主的開始。然而，退休之後我並沒有清閑下來，而是又被世上一個又一個的纏累捆鎖。于是，主日的崇拜也成了我對上帝的應酬，有時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或是“人在曹營心在

漢”。所以，在又一段很長的時間裏，我在信主的過程中不走路、不成長、軟弱、時常跌倒。雖然我是這樣的悖逆，一次又一次地遠離上帝，但上帝還是那樣愛我，一次又一次地引領我。

今年六月七日，我有機會來到美國。剛來的時候，就有弟兄姐妹問我是否信主。知道我信主後，他們又問我信主多長時間。我告訴他們我從小的時候就跟母親信。他們說“好長時間啊！感謝主！”對此，我很是沾沾自喜。然而，每次我認真思考自己對上帝的信心時，心裏總是在問自己到底是否象我所說的那樣認識主那麼長時間。當我參加基督工人中心的門徒訓練時，在一次分享中我突然發現原來我認識主的時間很短，甚至我是剛剛才認識祂。我突然明白信主不是在乎時間長短，而是在乎是否能够在主裏成長。

回想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裏，我雖然以為自己信主的時間很長，但事實上我却不認識主：我雖然知道有上帝，但我却不知道如何去相信祂；我雖然知道上帝愛我，但我却不知道如何去愛祂；我雖然知道一些聖經上的事情，但我却不知道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在行事上，我只有在危難和無助時才知道求助于祂。但那些自己認為能夠扛過去的事情，我總是自己來作主。

感謝主，因為祂是憐憫的主。祂知道我的內心，祂知道我的悖逆，祂知道我的一切。感謝主把我帶到這樣的環境中，借著祂的話語和周圍的弟兄姐妹來提醒我祂是如何愛我。祂也借著各樣的學習讓我反思過去，重新認識自己，使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原來是活在罪中而不能自拔。若不是上帝的慈愛，若不是上帝的憐憫，若不是上帝奇迹般地帶領與挽救，把我從失落中尋找回來，那後果是何等危險和可怕！

感謝主，祂給了我新生命，又讓我重新活了過來。我切切地求祂保守我，帶領我一生，我也要凡事信靠祂、依靠祂、榮耀祂！我也求祂給我力量，讓我靠著祂豐富的恩典，在主耶穌基督裏不斷地長大。

世上有公平嗎？

翁敏華

“一碗水端平”是我們在待人接物時所持有的內心的一種標準，這亦是一種良心。但曾幾何時，這種標準，在不知不覺中被偷換了。你捫心自問一下，你能持守得住這一標準嗎？就算是在自己家中，若想對自己的孩子“一碗水端平”，那就要給他們買一模一樣的衣服，吃一樣多的東西（尤其是糖果），買一模一樣的玩具。要不然，孩子們會抗議“這不公平！”（It's unfair!）。但如果你是母親的話，你又未曾想給女兒多買幾件漂亮的衣服嗎？如果你是父親的話，你又未曾想對自己的兒子要求比較嚴一點嗎？而你又絕對不會認為自己一碗水沒端平，你愛孩子的心是一樣多的。

爲什麼是這樣呢？讓我們來揣摩一下神的意思。神有說，我想恩待誰，就恩待誰。嗯？神有偏心嗎？難道說，有的人有這般那般的好處，他就是上帝的寵兒了？而有的人却沒有，這公平嗎？讓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一下這個所謂的“不公平”吧。首先，我們要認可的是神有他絕對的主權。神有諸般的恩典臨到我們身上，或許我是1，3，5，或許你是2，4，6，我們每個人自己數算一下，肯定不會是“0”。而神賜給我們最大的恩典就是他的救恩。神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把他的獨生愛子賜給我們，爲我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爲我們捨身，流血。神的大愛就在此顯明了。我們信耶穌，難道是想多多的得那諸般的恩典嗎？別人有的你要有，別人沒有的你也要有，這才喜上眉梢。不是的，不是這樣的。殊不知，施比受更爲有福。神要我們作小基督，是要叫我們更像他。主耶穌曾說，他來到世上，不是來受人服侍的，乃是來服侍人的。神在諸多的“不公平”上有他的美意，爲要磨練我們的性情，爲要把我們鑄成能合乎他所用的器皿。神說，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爲聖潔，合乎主用。（提後 2:21）

你有曾看到有人用那輛破舊不堪的車一滿車一滿車地帶人去買菜，一滿車一滿車地帶人來教會聚會。不要太看重自己所沒有的，要為自己所擁有的感謝神。亦不要太看重自己所有的，要為自己能給與別人的而感謝神。神會按著我們每個人所做的來定奪，他絕對公平，因為他是公義聖潔的主。

也是見證——并述長青之家的二十年

謝歐陽棟欣

自從敏華姐妹為《雲彩集》邀稿，要我寫一篇有關長青之家的文章後，過去二十年來長青之家的點點滴滴，猶如一組影視集，常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所看到得除了是神奇妙的恩典外，還是他的恩典，不得不把榮耀頌贊都歸給我們的恩主。

一九八八年家母移民來美，與我們住在一起，當時歌城只有周五晚上的團契，沒有周日的崇拜，教會也仍未成立。一群退休人士，如俞伯伯，俞伯母，但婆婆，孫婆婆，倪媽媽和家母在孫永光教授的帶領下，在周五晚上團契中，有小組查經，這可說是長青之家的雛形。外子與我當時在美國教會聚會，另有查經小組。家母周五晚上參加查經班，全仗孫教授夫婦的幫忙，家母在這異城，能一星期一次與同胞相聚，聆聽主的教訓，讓她心靈得安危，我們衷心感激，也種下日後我對長青之家投入事奉的情懷。

教會成立後，家母寅年事已高，晚上外出有困難，未能經常參加團契的活動。除周日我們陪同參加主日崇拜，家母只偶爾參與孫教授夫婦在其府上舉辦的餐會。這段日子，高牧師在大學小區裏開始了對留學生父母親及家人的福音工作，何曉彤弟兄也走上了奉獻的道路，開始了神學院的進修生涯。

家母病逝以後，我辭去圖書館的工作，孩子們也都長大，一一離家獨立生活了。我在家中打著大大小小的毛絨毯子，星期天教兒童主日學，也替教會記錄奉獻的數目，本想這就是神在我夕陽之年的托付了。誰知道曉燕姐妹一聲呼喚，改變了我人生的途徑。曉燕姐妹剛生了老二丹丹，住在大學醫院南面對街的已婚研究生宿舍，看見周圍來作短期探親的研究生的父母，因著語言文化的衝擊，兒女們却為了早日得學位，未能時時侍候在側，加以勸解，以致落落寡歡。有見于此，曉燕姐妹召集了一個向這些伯父伯

母們傳福音的聚會，乃在曉燕姐妹家中，當時伯父伯母們那帶方言口音的普通話，我聽得不甚明白，但鑒于家母居美的經歷，我很單純地希望給伯父母們一個舒展的空間，當時，我還不能開口向別人傳福音，只能作一點輔助的小差事，作作點心，帶著同來的小孩玩遊戲。培琴姐妹的父母親就是在這個時候信主的。

曉燕姐妹畢業後搬出研究生宿舍，聚會也搬到曉燕姐妹的公寓裏，每周四上午舉行。因為教會正在加建中，當曉燕姐妹全時間上班後，聚會就移到曉霞姐妹家中，接著曉彤弟兄從神學院畢業，留在歌城事奉，長青之家的名字就是曉彤弟兄取的。曉彤弟兄謙恭溫和的態度，給長青之家很大的鼓舞，主的話語，由曉彤弟兄娓娓道來，就明白清楚了。曉彤弟兄每周帶著父母與小林肯（曉彤弟兄家的老三）來主領聚會，我也承擔接送伯父伯母們的責任，并幫忙看管帶著來的小朋友，曉霞姐妹為老人們每次預備可口的飯食，阿東，艾玲兩小兄妹也嘗試著分享自家的玩具。我們同心事奉，神則恩待我們，把得救的人數加倍給我們，亦不斷帶領新的成員到我們當中。有一次，曉彤弟兄分享他們家兩萌在遊戲場領人歸主的經歷，我聽後十分感動，羨慕這傳福音的恩賜，也明白這確實是主的吩咐，要我們把福音傳給世上人。無奈自己面對不信主的人，壓根沒法開口，總是不知從何說起。只是暗暗著急，求主賜能力。接著關靜淳姐妹被差派來美中服事，不久後曉彤弟兄就開始在印州牧會，離開我們。長青之家則在關姐的領導下，靠著主恩，繼續向前行。

關姐給我屬靈的生命開拓出一個新領域，她引導我進入福音性探候的工作。記得第一次跟著關姐探訪，對象是我的一個朋友，關姐用福音橋向她宣講主的愛，她馬上就接受了。我幾乎不能相信，這位朋友接受主後，雖然沒有來到中國教會，但她至今仍在美國教會中學習。不久，神也讓我親自嘗到收割的喜樂。慢慢的，主開我的眼睛，使我明白，我們只不過是神的器皿。實際上，不是我們的話語感動別人的心腸，乃是聖靈的

啓示，說服人勇敢地面對罪性，信服在神的恩典之下。這時候神又爲長青之家帶來了新力軍，有林蘭姐妹（岳林弟兄的母親），她雖然只是剛剛信主，但對關懷及傳福音很有恩賜，在大學的已婚研究生宿舍裏，奔走聯絡，帶來福音朋友。還有淑美姐妹隨夫來到歌城定居，除了領會，帶詩歌，幫忙接送，也探訪關懷，成爲我們長青組的支柱。同時關姐更鼓勵我們走入姐妹們的家中，與她們作造就性的查經，并關懷老年的姐妹們。因爲看到朱保平弟兄在年輕人的家庭中所作的小組帶領工作，讓我見識到有系統的造就研經是有果效的，也就樂意學習。每星期我與陳阿姨（淑霞姐妹的母親）一同查經，陳阿姨追求主的心，給了我很多的鼓勵，教導我單純專一的去追求主，這一周一次的查經，成爲了我莫大的祝福，滿心贊美主。我們又在倪媽媽家裏另有生命造就的查經。倪媽媽被主接回天家後，因有一些福音朋友都住在田阿姨（嫦娥姐妹的母親）的附近，我們就把這造就班轉到田阿姨家，直至今今。

2008年初關姐出外短宣，九月外調阿肯薩州。感謝主，祂爲我們有預備，潘弟兄一家從加州來到歌城事奉。孫教授退休後，到紐約含飴弄孫之際，仍有部分時間在歌城，也參與長青之家的的工作，倪伯伯受洗之後亦投入接送，詩歌的服事。潘弟兄年輕，有活力，熟悉聖經的話語，他除了主領周四的聚會，又兼擔周二田阿姨家中的造就查經，使淑美與我能抽身探訪，并作個人查經的工作。感謝主賜我們許多同工，又讓我們當中常有決志歸主的朋友，使我們得著鼓勵，祂的恩典實在是多。

冬去春來，已經是三月天了。眼看春姿招展，有如主賜我們那永恆的盼望。想起外子與我在歌城這二十年間，不覺已成了不折不扣的老年人，藉著在長青之家的侍奉，使我在主裏能有點成長，真是我莫大的福份。去年十一月底，何勇，劉滌潔夫婦邀長青之家團友并家人們到他們家中，送別何勇母親，王桂芬姐妹，并迎接滌潔父母親，劉鴻文夫婦的到來。濟濟一堂，在潘弟兄的帶領下，數算主恩，有如一個大家庭。令我們這

些兒女不在身旁的，也分享了兒孫滿堂的喜悅。衷心感謝主的恩典。謹以此文作為我對主恩典的回應，願榮耀頌贊歸與我們天上的阿爸父，那位永在、永活全能的主。

在基督中初長成的生命

鄭娜莎

2009年2月17日，我在潘曉明弟兄的引領下于 University Place 的 lobby 做了決志禱告，真正成爲了神的子女，自此，浪子終於回家了。

我作爲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 80 後，對於信仰問題非常的保守，也非常的敏感。20 多年來對於書本上所教的，“理所當然”地接受了，沒有產生過絲毫的質疑。也好像沒有認真想過到底我們人是怎麼來的，到底周圍的環境是怎麼來的。漠視著一切，也“心安理得”的接受著一切。自從去年 8 月份來到美國，才開始見到現實中的 Bible，開始見到現實中的教會，開始見到現實中的基督徒。真的挺震撼，衝擊著 20 多年的所信所學，衝擊腦袋那根敏感而警惕的神經。還記著去年 9 月份第一次去教會，其實若不是同屋姐妹的“游說”，不是自己的好奇心，我想自己是不會去的，正所謂“明哲保身”。教會裏的人很親切，很多兄弟姐妹跟我搭訕，也有很好吃的晚餐，之後的團契內容記得不是特別清楚，雖然整個過程挺溫暖，但感覺自己不屬 那個群體，甚至感覺那是個“奇怪”的群體，說有神？還那麼虔誠的說有神？那麼虔誠的敬拜。之後我遠離了這個群體，一遠離就是差不多四個月，“洗腦”、“迷信”、“傳銷”等等字眼充滿著我的內心，讓我警惕，讓我自保。

真正打開心扉應該在聖誕節前，導師邀請我去參加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聖誕特別 service，其實若不是礙于拒絕導師的邀請不好意思，我也不會去的。那一次第一次真真正正的聽到聖誕節的含義，也第一次觸動我的心，原來聖誕不是單純西方的節日，也絕不單單是聖誕樹，是聖誕老人。緊接著 CCCC 的聖誕特別 service，當大家一

起唱“馬槽聖嬰”，當聽到潘弟兄講“只有耶穌一人，他的降生就是為了去死”，我的心再次觸動，當時就這樣感覺，為什麼我沒有接觸沒有瞭解就要排斥就要拒絕這一切呢？如果這都是真的，我作為人豈不太卑鄙太無恥了？還記得當時從華人教會回來，我非常激動，跟基督徒舍友聊了半天，她說“神的愛是隱忍的，是人類不能理解的。即便人類誤解即便人類排斥，愛還是存在著。”自此，我真的開始打開心扉，開始很認真，很鄭重地接觸有關 God 的東西，也開始積極尋求 Bible study 的 fellowship，也開始非常舒服地去華人教會去 ICC 去 Global Life Church，更開始在傍晚夜深人靜的時候與神對話。一切就這樣進行著，真的如聖經上說的“凡尋找的就尋見，凡叩門的就給他開門”，短短的兩三個月，我真的接受了主耶穌，非常 amazing 和 wonderful 的事情。

現在我已經走在這條天路上面，周圍有著很好的兄弟姐妹，有著很好的導師，很好的牧師，我對神的認識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全面，心靈的窗戶打開了一扇又一扇。同時經過3月中旬的福音營，聽了非常受益的布道，看了非常感染的牧師、同工見證，我對於作為神所揀選的子民，所應該做的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那就是傳揚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那就是滿有基督長成的生命，那就是不僅要走一裏路，更要走二裏路（一裏路是應該做的是不得不做的，而二裏路是額外做的，是基督徒區別於普通人要做的）。現在我更深深的期待著5月份的門徒訓練，希望能更愛神，也希望能更好地服侍神。

回首過去，發現神在我生命中的預備，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真的是感謝神。以前總是說自己是蠻幸運的一個人，現在看來都是神的美意。在美國只有十個月的時間，說短不短，說長也不長，但神開了我的心眼，讓我認識了這位又真又活的神，真的感謝贊美神。

天路札記

潘曉明弟兄

主曆二〇〇九年二月

一、蒙恩

我對耶穌基督的最初認識，源于對我有養育之恩的、慈祥的外公、外婆。由于幼時我父母在醫院工作十分繁忙，我出生半年後只能托付外婆撫養，我在江南小鎮生活了十一年。外公是個忠厚的商人，1949年前經營布匹生意，因貨物質優價廉、從不欺客而名播方圓數十裏。解放後，因產業被公私合營而成爲一個普通職員。外婆是中國傳統的賢妻良母，在一度八口之家都靠外公幾十元月薪度日的歲月裏，外婆持家之難可想而知。如同其他善良的中國人一樣，在那段艱難歲月，外婆求助于菩薩等以求心靈慰藉，耶穌基督也是我外婆念叨的神明之一。由于少不更事，常覺外婆的禱告對生活的改變乏善可成，對耶穌基督也就不以爲然。

1976年毛澤東逝世，“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重新燃起了中國人學習和工作的熱情。八十年代的中國是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作爲有志于“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千萬個熱血青年中的一員，在清華大學求學期間，我如饑似渴地想從先賢們的思想寶庫中發掘出救國救民的真理。儘管當時我也涉獵了包括聖經在內的基督教著作，但基督教以德報怨、以苦爲樂的博愛精神似乎不對激進青年的胃口。

1989年“六四”天安門廣場淒厲的槍聲，把我從書閣中驚醒！黑暗的現實使我

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中——難道中國就永遠擺脫不了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斷言的“翻遍中國歷史，只有兩個字‘吃人’”的宿命？民主富強的中國之路到底在哪裏？90年後在中國科學院深造期間，隨著論文、研究報告在國內外刊物和學術會議上的不斷發表，并因此獲得了多個國內外獎項後，成果得到了學界肯定，成為世界銀行項目顧問，多次應邀訪問美、歐、日諸國。實地觀察結合思考，使我逐漸認識到西方之所以自文藝復興後能實現產業革命，建立起民主的現代政體和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而執當代世界之牛耳，蓋因基督教（即新教）是其道德基礎。和平正義之師能戰勝希特勒等惡魔，取得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全球基督徒的貢獻也是居功之偉。各地各方基督徒對我的愛心關懷，也使我親身感受到了主愛的光照。在1999年我到Stanford工作後，聖靈預備了我的心，使我蒙恩得救，受洗歸入耶穌基督主的名下。

二、蒙召

在我信主時，主給了我向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傳福音的負擔。神安排我利用在Stanford工作的機會，和主恩教會的同工們開展Double L (Love & Light) 福音外展事工，向主要從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學者傳福音。神祝福我在Stanford的工作，也給了我一些功課，經歷了屬靈的征戰。主耶穌既告訴我們“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6:33），更指出“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太6:24）。在工作和事奉中，我深切地體會到如果不把屬世的事全然放下，很難真正的做到凡是“以神居首位”。周遭發生的一些事又使我痛感人世間生命的無常和時間的急迫：我爺爺在健康地邁向九十歲時因急性胰腺炎在2001年初逝世；所敬重的Stanford教授，中國問題專家Mike Oksenberg因癌症惡化也在短短的半個月中去世……即使象美國這樣

蒙神祝福的國家，一旦遠離神，情形也會很可怕。911 事件更警醒了美國人是多麼緊迫地需要回到主前認罪悔改。主頒布的大使命“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 16:15）在這彎曲背謬的末世顯得多麼的緊要，我們不去，就是給仇敵撒旦留地步，也會使主的名蒙羞。

而中國人欠了福音極大的債，從唐朝的景教士到近代宣教士的前赴後繼，西方先賢們在中國灑下了無數的鮮血和汗水，只因“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太 9:37）！主耶穌告誡我們“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太 16:24）。進窄門、走小路的十架之旅將是我畢生學習的功課。因此，經與主恩教會牧者和同工禱告後，2001 年 3 月 28 日我順服在神的呼召面前，準備全人奉獻。

全人奉獻的十架窄路不好走，第一步就是如何過親人關（太 10:36-37）。我是在美國蒙恩得救的，而我的愛妻幼子一直在北京生活，他們尚未接受耶穌基督作為個人生命的救主。因此，我于 2001 年 4 月 7 日返回北京，就全人事奉之事與家人溝通。因著聖靈的工作，雖然家人有很多不理解，但也不堅決反對我返美讀神學以裝備事奉神，使得我能够于 8 月 11 日如期返美入學。神的安排自有他的美意：因著 911 事件後美國局勢的緊張我家人就不會讓我來美國。

三、裝備與事奉

古人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神的呼召臨到我，使我在 36 歲時放下科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社會地位，入基督工人神學院為主的使命受裝備。這是我人生之路的重大轉向，更是神無比的恩典。1949 年後中國大陸基督徒遇到了極大的逼迫，改革開放後福音之花便在殉道者鮮血的澆灌下綻放；特別是 1989 年“六四”事件後大批學人留學海外，不少人接受福音并開始回國事奉，這些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在。我是何等樣

的人，竟能成爲其中的一份子來與神同工。由于受無神論教育的影響，我到三十多歲才信主，信主後才真正開始學習聖經，領受神的話語；我現在只是個蒙恩的罪人，即使從事的科研工作在中國的環境下也被罪污染，還需主寶血潔淨。

更感謝主的是我妻子與孩子也很快來美團聚（我過去條件好時家人申請簽證因所謂移民傾向多次被拒簽；我成爲全時間神學生後家人于 2001 年底申請 F-2 却很順利，而當時我對此也信心很小，只答應神學院第一年全時間裝備，如果一年後我家人不能來美，我就回國帶職事奉）。在神學院這個主特別安排的環境中，原本在北京教授馬列主義的妻子在真理的光照和基督徒愛心的感召下，也於 2002 年復活節受洗歸入主名下，願意同心服事主，主的作爲何等奇妙！

2004 年五月神學院畢業後，主帶領我們全家來到初創的灣區歸正福音教會。雖然在三年多的事奉中遇到了很多難處，但更經歷了神的恩典够用，且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的寶貴功課（林後 12:9）。2007 年九月初，主帶領我赴美中大學城短宣後看到美中工場廣大的需要（約 4:35），經禱告印證後，于 2007 年底結束在灣區的服事，主也保守我們在風雪之冬季有驚無險地開車搬家到 Missouri 之 Columbia，於 2008 年正式成爲基督工人中心校園宣教同工。

在中心事奉一年多來，雖然由于禾場廣大、工人缺乏有奔波之勞頓，但更多地經歷了主的恩典：高牧師等中心同工的榜樣、哥城華人基督教會等當地教會/團契的配搭、以及美中主內肢體對神話語的渴慕和對傳道人的關愛……

展望將來，在這末世中，十架之路不會平坦，撒旦的試探攻擊會愈加猛烈。願主賜下、并堅固如保羅那樣的心志：“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 1:21），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 3:13-14），因爲主警告“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路 9:62）。

主啊，求你繼續使用(賽 6:8)，唯願今後一切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都合乎你的旨意，能高舉、榮耀你的名，阿門！

歸向基督

任雲鵬

我是個謀定而後動的人，在沒有完全的把握之前我很少衝動，所以我在決志之前想了很多，也做了很多調查工作。雖然我接觸基督教很晚，可是在此之前的十幾年間，我一直在苦苦追尋生命的支點和歸宿。人，是需要歸屬感的。一個沒有歸屬的人是沒有希望的人，是比行尸走肉更痛苦的人。可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歸屬，我大致想了一下，似乎我們的歸屬不外乎這麼幾種：歸向世俗、歸向虛無、歸向科學、歸向藝術、歸向哲學、歸向宗教、歸向基督。

每個人都生活在世俗中，所以歸向世俗也是最容易、最順理成章的事。可是我們又很容易地發現，世俗中的人往往要承擔很大的痛苦，我們要面對生老病死，會有七情六欲。為什麼？因為這就是這個世界的價值觀！這個世界的價值觀不是一種高尚的、完美的價值觀，因為決定世界價值觀的不是少數幾個義人，而是千千萬萬平凡庸俗的人，也就是說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是一種庸俗的價值觀。這就意味著人們只能在庸俗的泥沼中苦苦掙扎而不得脫，這也是為什麼人們對義舉、對美德、對英雄充滿渴慕，因為我們實在是太缺乏這些東西了。為什麼缺乏？因為我們的罪性。太初，神創造我們的時候，我們是完美的，是無罪的。可是自從人類犯罪以來，人類開始變得驕傲、自私、貪婪、嫉妒、淫亂、縱欲，世界充滿了罪性，所以在世俗裏我們除了與眾罪為伴，別無它途。可是我們又不是完全的不可救贖，至少借著神的大能，我們知道有“完美”的存在，雖然在這個世界上它不曾出現。我們還有一點點殘存的良知與美德，所以我們面對我們的罪性時我們會掙扎，會痛苦，會想到要脫離這個庸俗醜惡的世界。

于是便有人想脫離世俗，可是離開了世俗，他們又能去到哪裏？他們找不到世俗之外的東西。可是他們又不甘心墮入世俗，于是他們便墮入了無盡的虛無。他們在虛無裏了此一生，他們掙扎、尋找，却毫無希望。他們拋棄了世俗，世俗也拋棄了他們。他們沒有更好的依靠，他們是精神世界的漂泊者，是整個世界的弃兒，所以他們要經歷更大的痛苦，直至死亡降臨，他們仍不得解脫。然而虛無又却是必須的。沒有虛無，我們就不會有繼續前進的動力。虛無就像空氣，看過去什麼都沒有，可是離開了它，我們却無法呼吸，鳥兒也無法自由的飛翔。然而終究有人能看穿世俗，擺脫虛無，可是他們的出路又在哪裏？誰能在他們乾渴的心田上灑下甘露，誰能在他們軟弱的身體上加一隻有力的臂膀？許多年前，我也是這樣的人。在離開了世俗，擺脫了虛無之後，我成了另一種孤獨的人。可是由于歷史的捉弄，我降生在了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于是很自然的，我投靠了科學。

科學，許多年前于我而言，是一個多麼神聖、高尚的字眼！似乎一切都逃不出科學的轄制，一切都能在科學裏得到完美的解答，于是我迷上了科學。從此我瘋狂的涉獵和學習各種科學知識，并以此為榮，因為我常常能在別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給出看似合理的解釋。甚至立下宏願要做第二個愛因斯坦。可是就在我洋洋得意的站立在科學的城堡上準備傲視天下的時候，我遇到了兩個大問題：宇宙和人。正如康德在自己的墓志銘上所寫的：有兩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覺得神奇，內心也愈是充滿敬畏，那就是我們頭頂燦爛的星空和我們內心崇高的道德準則。宇宙從何而來，我們又是源自何處？宇宙的終結會是什麼，我們的命運又將如何？這些問題是如此的吸引人却是難以回答。而且我發現我所知道的越多，我所不知道的也越多。于是我們便陷入了一種荒誕，一方面我們越來越依靠科學，可是另一方面，我們發現科學的力量却越來越微不足道。于是我們再一次不可避免的陷入尋找生命支點的痛苦中。也是在此，人們開始有了分歧。有的人

找到了藝術，有的人選擇了哲學，還有的人歸向了宗教。

藝術，似乎是很玄的東西，它既需要智慧，更需要激情、靈感，并且近代以來，藝術摻入了更多的科學元素。所以說就藝術本身而言，它能給人更多的愉悅，更多的安慰。然而也正是它內容的豐富性和表現手法的多元性，它對人的要求也是最高的。我們也必須承認，藝術對於人類文明的延續和追求真理的脚步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人類許多新的思想都是在藝術創作的衝動中產生的。甚至廣義上來說，科學、哲學和宗教也都是藝術，它們是思想的藝術！若沒有藝術做明燈，人類早晚要在世俗和虛無中墮落，永遠在痛苦的泥沼中掙扎而不得脫。藝術也像真理道路上的一座金碧輝煌、美輪美奐的宮殿。多少人到達這裏，流連忘返，直至生命耗盡，他們也沒有走出這座宮殿。殊不知，宮殿之後是另一番天地！

走出藝術的殿堂，我們心裏或許在感嘆，若沒有這充滿神奇的天地，我們的一切都將是虛妄的。于是我們便開始像康德一樣，追問自始至終我們都不曾解答的問題：宇宙和人！多少人為此殫精竭慮，甚至在生命的盡頭他們仍舊只是像許多年前那樣追問：宇宙是什麼？人是什麼！康德在這樣追問了許多年，并因此而成爲人類哲學史上不可逾越的豐碑之後，終于對自己說：那星空和我的道德律令向我證明，上帝在我們的頭頂，也在我們的心中！我想康德或許已經意識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哲學只有設問，沒有解答，有答案的都不是哲學。可是爲什麼如此重要的發現却從來沒有人承認呢？原因很簡單，因爲我們的驕傲！我們甚至驕傲到不承認自己的創造者！我們甚至在造物主的家門口炫弄自己的聰明，向人兜售自己的所謂智慧，可是我們就是不願進到神的殿堂，不願承認他的存在，不願用自己全部的身心靈去侍奉他！也是因此，我們創造了種種所謂救人的宗教，可是我們明明知道除神之外，沒有別的救主。可爲什麼我們却遲遲不願歸向他的懷抱呢？因爲世俗的浸染，因爲虛無的蒙蔽，因爲科學的毒害，因爲藝術

的引誘，因為哲學的欺騙和除神之外一切宗教的愚弄！所以我們拒絕了神，拒絕了神給我們的救贖。

然而神是愛我們的，他不但創造了我們，更在我們深陷罪中的時候將自己的愛子釘上十字架，為我們的罪獻上永遠的祭！祂也替我們打碎這個世界加在我們身上的枷鎖，為我們預備一條歸向祂、歸向我主基督的道路。當我們脫離世俗，看透虛無，擺脫科學的毒害，離開藝術的引誘，明白哲學的欺騙，打碎其他宗教的愚弄，放下自己的驕傲來到神面前時，祂的榮耀便臨到我們，祂的國度便為我們打開！親愛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們，你們是否已做好做準備來承受永生神的國，承受永生呢？

思絮

關靜淳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詩八 3~4）今年一月底，一陣凍雨，放眼望去，整個城像是一個水晶城：草地上像鋪了一層水晶球，樹葉上也包著一層水晶，屋檐下一條條的水晶棒，晶瑩剔透。這是我從來沒見過的奇景，實在無法形容神造物的偉大與奇妙。相對的，看到人的無力：一棵棵大樹因承受不了凍雨的壓力，東倒西歪；電綫被壓斷，電也停了，學校停課，商店關門，整個城市幾乎癱瘓，只有消防車、救護車的聲音此起彼落，顯得一片淒慘。「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徒十七 28）人在造物主面前，有什麼可驕傲的呢？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八 28）雖然環境看來如此淒涼，感謝讚美主，教會有「火熱」；「神的愛」在此時刻也就藉著弟兄姐妹的關懷彰顯出來。家裏有瓦斯的，或還有電的，就成了停電沒瓦斯的人（不論是弟兄姐妹或福音朋友）的避難所，藉此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感到更加親切。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只有神的愛可以使我們彼此相愛。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四 16）停電的期間，真享受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連唯一可與外界聯絡的手機也沒電了，而唯一可聯絡上的，就是我在天上的阿爸父；更何況

向人求，不如向神求。漆黑中，跟父神講話，這個經歷實在美好。感謝主，賜我們「禱告」的權柄。禱告是超越一切高科技的技術并且超越人的一切限制，24 小時服務，不斷線，比網絡、手機好太多。況且，我們的大祭司耶穌是長遠活著，替我們祈求（來七 25）。真是感謝主給我們這個好用的工具；與其在「網路」上花時間，不如在「禱告」上多下功夫。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六 18)

2006 年到中國探親，在由上海去蘇州的火車上，神帶領我向一位姑娘傳福音，她作了決志禱告，我把隨身帶的一些福音書及小冊子給她。回來後，只在電郵上聯絡了一兩次，也就沒有再聯繫了。但聖靈常提醒我為她禱告，求神保守她，帶領她成長。最近，意外的接到她的電郵，她告訴我，她受洗了，而且在蘇州有固定的教會生活。當我接到這個消息，心中充滿了說不出的喜樂與感恩。神讓我再次經歷「禱告」的大能。“禱告是與神合作，願意讓出一條路來讓神的恩典運作。”（Philip Yancey）求主幫助我們常常禱告，彼此代求，讓神的榮耀得到彰顯。

願主賜恩于我家

謝維思

2009年3月12日于哥倫比亞

剛剛和父母通了電話，父親在電話中說，這段時間常常讀經，慢慢體會到聖經的“聖”之所在，說這是一本用一生也讀不完、學不透的書。我在心中默默地感謝主。我的父母都還沒有信主，而父親對基督教有些瞭解也源于他喜歡研究學習各國文化宗教的愛好。至于開始認真地研讀聖經，也是在我受洗歸主之後了。

我父母都上過大學，在中國大陸他們那一輩人當中算是不易的，也自然從未對信仰之事有過太多的思考。只是母親出于女性天生的感性與脆弱，偶爾將心中所願寄托給寺廟檀香，我常常笑她盡信些虛無的東西，不如自己動手做些實事。于是，像我這樣頑固的人，後來聽到福音之後，竟沒有太多掙扎就接受了主，不得不說是主的恩典和大功真的是做在我身上了。每每回想起來，忽然覺得，自己決志受洗時却是懵懵懂懂，信心是在以後對主越來越多的瞭解中慢慢堅定起來的。我常常為這事感謝主，從未放開過我的手。在我遠離他時，一次又一次的將我拉回他的身邊。實在不知我這樣小信有罪之人如何就配得這樣偉大豐盛的救恩。

父母得知我信主之事後，十分高興，言語中甚至帶著一絲欣慰，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無論如何有一種信仰能敦促我如何生活、如何為人，總歸是好的。而父親則對基督教義本身的一些問題產生了很大的興趣。我們時時有討論。現在想來，那時我正處于一個人生觀和思維方式慢慢轉變的階段，雖稱不上叛逆，却有很長一段時間缺少了和父母

深入的溝通。這件事曾經讓我的母親很苦惱，因為我小的時候是一個十分活潑、話多而且依賴父母的孩子。長到十多二十歲時却開始疏于甚至不屑于和家人的交流，讓他們滿有失落感。但慶幸的時，信主之後我與父母之間每每談到基督的話題，便時常滔滔不絕，似乎又回到小時候哪怕為一件小事都能與父母討論很久的情境，讓我父母也寬慰很多。想來這其中也定有主的恩賜，我本是很不喜歡也不習慣于和別人討論信仰的人，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認為信仰是很私人的事情，也很難將福音告訴給別人。但每次與父母說起這方面的問題，我總是抑制不住的想將所有關於耶穌的事情都告訴他們，而這也一定主在開我的口，在無形中引導我吧。

2007年夏天，我在歐洲游學，在一個主日去參觀維也納最有名的天主教堂，史蒂芬教堂。奧地利有80%的人口篤信天主教，當日正逢眾人來教堂做彌撒。我雖是新教徒，但也在那裏感受著與神親近的喜悅與聖潔，并時常感慨主的恩典有時也是不拘于形式的。雖然從古到今在對信仰的理解上一直有著分歧存在，但人們向主的心定是一致的，特別是在今天這樣一個世代。讓我深受感動的是看到很多十分幼小的孩子也在主日與父母一起來敬拜神，并十分認真地懺悔、禱告。神早早的就住進了他們心中，將來也必定引領他們成長的道路。如今在哥倫比亞的教會中也是如此。每每看到教會中那些可愛的孩子們常與父母全家來到神的家中聚會，似乎我也能感受到受神祝福的家庭中的那種屬天的和美與幸福。我不是成長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如今更加開始希望能將神的祝福帶到我家，并為此開始禱告。

從我上了大學之後的幾年裏，家中的許多至親因病痛逐年地離開了我們。父母都是極重感情之人，常為這一連串的變故而弄得身心疲憊。就在我來美之前，我們又失去了兩位身邊最近的親人，從小就十分疼愛我的祖父，和與母親感情極深的二姨。這些打擊使得我父母，特別是母親，更加的脆弱敏感，經常陷于悲傷之中。我試圖安慰，但自

己也感到一時失去這麼多親人的傷痛恐怕難以愈合。處理完故人的後事，我便離開父母來美求學。我心中挂念著他們，越來越強烈的感受到只有主的祝福與愛能夠給我父母以安慰和盼望，我也越來越渴望能將神的福音帶到我的家中，于是我常在電話中向父母提起關於主的信息以及教會中的生活。最近，父親也開始經常的與我討論他在讀經時的所思所想，雖然很多問題我無法解答，我心裏却充滿了喜悅。我知道，這是神垂聽了我日日的禱告，在一步一步地帶領我的父母來親近他，最後能接受他的愛。感謝主，我也一直盼望著一天，耶穌能真正的成為我家之主，賜給我們喜樂與安康。

在我的家鄉四川成都，最大的基督教堂叫做恩光堂，很遺憾，由于各種原因，信主之後我竟一次沒有去過。最近想著，暑假回家時能與父母一同前去，並且以後即使我不在家時，父母也能常常去敬拜主、感謝主。願主能早日將他的恩惠賜予我的家庭，能每日與我們同在，正如他時時祝福著的所有屬神的家庭一樣。

我心尊主爲大——讀《夜盡天明》所感

雷雨

第一次見至于力工牧師是在 2008 年 Kansas City 美中地區冬令會上，于牧師主持每晚的培靈會“我心尊主爲大”。他 24 號晚上第一場講道就把我深深吸引住了。于牧師傳講的信息內容豐富又有深度，形式也很活潑，不只他的整個人完全地被聖靈充滿，聽了他的經歷，仿佛他整個的一生一直與神同在。接下來的幾天，于牧師的講道精彩依舊，在他的呼召下有很多慕道友決志信主了，也有很多弟兄姊妹舉手願意把一生奉獻給主。看著他在臺上充滿激情地傳講福音，帶領詩歌，誰能想像得到這是一位八十八歲的老人呢？“我活著便是見證”，這句話在于牧師身上得到了彰顯，也讓我對他的一生產生了好奇：神是怎樣帶領這位可敬的老人度過大動蕩的年代？神又是怎樣做奇妙的工作讓于牧師成爲祂合用的器皿、真理的出口？……這一切促使我閱讀于牧師撰寫的自傳《夜盡天明——于力工看中國福音震撼》。

《夜盡天明》記載了于牧師從出生到赴美進修這段歲月的經歷。時值抗戰前後，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國家前途晦暗不明，“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正是那個時代的寫照。在這種背景下，于牧師出生于山東省昌樂縣小嶺村。由于美國長老會早年在臨近的濰縣辦學校、傳福音，小嶺村信主的人頗多。于牧師的父親便畢業于教會學校廣文大學，于牧師的母親雖然沒上過神學院，却靠著主的恩典成爲有名的傳道人，人稱“于三師娘”。1931 年夏末秋初之時，于牧師在一次聚會中悔改認罪得救，儘管當時僅十一歲，但他很快走上了侍奉的道路。從 1931 年信主，1939 年開始傳福音之事工，再到 1949 年打算赴美深造神學，于牧師一路見證神的帶領，也見證了福音在

中國廣傳的“震撼”——“夜盡天明”由此而來。正如書的封底描述的那樣，“于牧師以一位見證者、參與者、教導者、推動者”的身份，經歷了山東大復興、華人教會自立自養、西方差會策略比較、布道十字軍學生工作推展等。對于牧師這一時期的學生福音工作，趙君影牧師的評價是“國內各院校的工作，百分之六十是于力工做的”。毋庸置疑，于力工牧師在中國福音事工上做出了卓越貢獻，但最讓我“震撼”的，却是他懷著一顆單純的信心仰賴主，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

1937年12月初，由于日寇步步緊逼加之生活窮困，于牧師和家人一起禱告何去何從。主的聲音臨到于牧師“收拾行李，往香港去”。主也指示于牧師的父母“往南方去”，而主對大哥于中一牧師禱告的回應是“主也要我離開家”。按照主的帶領，在缺衣少食的光景下，于牧師一家踏上了信心的征途——往南方去。主的恩惠一路上向他們顯明，不論是預備旅費，還是預備餐食，甚至在遇到岔路口不知向何方行時，主也把道路指示給他們——“因此我們一天數次要等候主的話，直到我們三人有同樣的‘聲音’臨到，這才決定走那一條路”。就這樣于牧師與父親和大哥一起從魯北步行到魯南，直至江蘇。

1939年，于牧師在廣西稍事安定，接受歐教士的建議去香港伯特利聖經學院學習，後來轉往上海中華神學院。在學習的過程中，于牧師領悟到“主創造了世界，一切是由祂主動，但祂來到世界，祂變成了被動，繼而順服謙卑，在進入主動，于父神的旨意中主動”，他在學習中常常拿第一，講道甚至拿了滿分。畢業不久的一次布道會上，于牧師懇請願意信耶穌的舉手，結果有十幾人回應，讓同學和大哥都很吃驚。其中的秘訣于牧師談到“這叫我明白一件事，那就是禱告乃是最重要的事”，“感謝主，願榮耀歸主，哈裏路亞，你是聽禱告的主……”，“講道不是方式的問題，乃是有沒有神的同在與神的能力。多禱告不一定得能力，乃要用謙卑、虛心、誠懇、有力，并不斷的禱告，

神才會聽……”。

年輕時“信心蒙福之路”加上神學院的裝備，以及生活中禱告的操練，爲于牧師在擴張神的國度上提供了有力武器。而神借著艱難的環境打開了國人的心門，一時間中國教會呈現出復興之勢。于牧師在各個工場中積極做工，奔波于大大小小的城市。到後來，于牧師更多地參與到校園事工的服侍裏，帶領重慶北碚、沙坪壩、成都華西壩、以及南京、上海、武昌各個學校校園團契的復興，并組織全國第一屆各大學學生夏令營。于牧師帶領武昌高校“福音大突破”的經歷讓人深感哈裏路亞。于牧師在武昌認識的人很少，主內弟兄也僅認識武漢大學的一位。而武昌高校衆多（當時即有十所），大多數高校沒有團契，可謂“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他便“每天上午匍匐在主面前，有時趴在地板上禱告，求主自己開門，聖靈自己做工”。“這樣的俯伏在神面前約有三星期之久”，直到有一天中華大學一位同學通過包中杰師母的介紹過來找他，詢問信仰的問題：有沒有神，人有沒有靈魂，有沒有天堂地獄，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進化論的問題（大半個世紀過去了，這些問題仍然是很多慕道友想瞭解的）。借著這個機會，于牧師花了四個小時給他講解并最終帶他做了決志禱告，更加奇妙的是，這位新信主的弟兄有了傳福音的負擔，帶著于牧師去武昌地區其他高校組織福音聚會，從而打開了武昌高校福音的大門，帶領很多人歸主。

儘管有了諸多的果效，于牧師常常在主面前自我反省，比如在日常人事工作中“我做工是憑恩賜，而缺少恩典，與人格格不入，只顧工作、果效，不求和別人團契”；靈性問題上“過去一直忙于工作……以致忽略了與主之間的關係，雖熱心工作，但工作不能代替與主之間的關係”，“我做工憑恩賜、憑才幹，而忽略了從主領受能力。亦是憑經驗，以致忽略了向主領受新恩典、新能力”；“我有沒有看重與主之間的關係，多與主同在，多與主相近？讀經單是爲了要帶領人查經，預備講道是爲要造就別人，對我

自己，我是從何處得到供應的呢？一篇信息可以喂飽幾個學校的團契，却忽略主要對我說什麼？求主教我看中他的帶領勝過一切。”；“我的禱告生活：過去不是不禱告，而是工作的時間多，以為只要作主的工就是禱告，我是借著禱告——靠主——作工，還是憑恩賜靠自己做工？……我該怎樣禱告才算是禱告？我求主自己來光照我”。類似的反省不僅讓我看到于牧師一顆謙卑的心，也讓我們這些年輕的信徒學著怎麼跟神建立牢固的關係。

讀這本《夜盡天明》，我時時感受到神的奇妙作為，在那樣一個困苦的年代揀選于牧師成為祂忠心的僕人，并一路上看顧他陶造他，把福音廣傳中國。冬令會結束前的一個晚上，我在賓館大堂遇見于牧師一個人在散步，面對這樣一位可敬的老人我一時竟不知說些什麼：是表達自己的敬意，或者聽他再講講自己經歷……却因為要趕去搭車到另外一個城市，簡短的寒暄之後，我不得不提前離開。的確有些遺憾，但于牧師的身影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裏，他那鏗鏘有力的歌聲也時時縈繞耳邊：“我心尊主為大——主為大——主為大——主——為——大……”。

我願是片雲彩

朱麗華

我和家人現在住在馬裏蘭州巴爾的摩市，三月初我們迎來了一場入冬和開春以來最大的一場雪。離開 COLUMBIA 已有幾年了，不知道爲什麼心裏總有一個牽挂，因爲 COLUMBIA 這個地方在我心裏有特別的位置。我從來沒有正式寫過什麼見證，也不喜歡寫。不過當我看到哥城華人教會徵集見證的郵件，特別看到標題是關於雲彩，我就想到不久前讀到的聖經。講到那做美好見證的像雲彩一樣圍繞在我們周圍。我想我能做什麼呢？我們在 COLUMBIA 度過了二年難忘的日子。我想把和我的一個美國朋友的部分郵件內容作爲禮物與大家分享一下。

瑞斯是我認識的一個美國媽媽，有著一兒一女雙胞胎還在讀小學，對中國語言和文化有很大的興趣。我們來美國快七年，我的孩子十七歲了。我們在對待怎樣教育和培養孩子的話題上聊上的。她說她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父親還當過執事，而她不喜歡教會的宗教法則。雖然星期天去教堂，但不願聽父母的勸告，所以至今還沒讓孩子們受洗，她想以自己的方式培養孩子。以下是我的一點想法：我能理解你和你的父母不同的觀念。雖然有很多父母在培養和教育孩子方面很成功，我本人不認爲在這方面有什麼統一的妙方。因爲對你合適的方法對我未必合適。最近我在看一本談關於如何在與人相處時的能力和自信的書。就基本的原則來講，不論我們是什麼膚色都是一樣的，但每一個你碰到的人却是不同的。

和我的同齡人一樣，我們不相信其他的，只相信自己，因爲我們就是這樣被教的。我們知道要有好的教育和勤奮工作才會有好日子過。我來美國前住在上海，有很不錯的生活。我認爲這一切都是我應得的，是我努力得來的。在 2004 年的 5 月 30 號，也是我

來美國快兩年和我們全家打算搬來巴爾的摩之前，我在 Lake Ozark, MO 受了洗。其實，當時我參加了美國人教的查經班，但我對聖經和基督教知道的并不多。我只是簡單的被周圍的不同的美國信徒的經歷和無償的愛心付出所深深打動了。這當中當然也有華人基督徒的見證和功勞，只是我參加美國人的活動多點。我想受個洗沒這麼難啊，我何必再為這個事掙扎呢。所以，雖然我有很多不明白的，還是在離開前受了洗。

2004 年夏天，我們搬來巴爾的摩市後事情就變得難多了。我孩子碰到了歧視他的鄰居大人和小孩和不友好的中學老師。一點不像在 Columbia 的時候，老師和同學都是那麼友善，還有碰到的美國朋友。學校老師說他上課試圖逗同學笑，說他像小丑。又碰到我們去的中國教會的大人在他犯錯誤的時候，對他一個新來的孩子毫不寬容。我在來巴爾的摩的第二年，即 2005 年秋去社區大學上課，我在十天內在 Timonium Road 同一個警察手下連續吃了兩張交通罰單。第一張是我不好，超速。同一個警察說我沒在停下的校車前停車，我有爭議，覺得是他的視角不同所造成的。更可氣的是他讓我前一部車走了，而我是以很慢的速度緊跟著他的車。可警察說不能同時處理兩部車，還給了我 \$550 的罰單後說，如果我去法庭，法官會讓我走，免掉罰款的。我過了很久想想是由于當時壓力大，容易出問題，可是偏偏又碰上了很不友好的人。這些還只是我和我家人碰到的一部分的用錢和眼淚得來的不愉快的經驗和教訓。想想我們作為外國人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好幾年，不論是法律的還是人為的因素，作為外國人，碰到的無可奈何的事情是多之又多。再看看身邊原來表明看來好好的家庭，由于長期積壓的問題沒有溝通好，似乎努力了也解決不了，所以積蓄到一定階段尤其是有突發的事情發生時就造成了悲劇。更不用說每天發生在美國這個富裕國家稀奇古怪的事了，這些讓我開始思考和尋找答案。

長話短說，時光如梭，又過了幾年。有一件事我是越來越清楚，就是我相信的神

是又真實又信實。雖然看不見也摸不著，他就像父親一樣時時看顧著我和家人。看了和知道的越多，雖然我還有很多不明白的和記不住的，但是我越來越相信聖經的真實和教導。我的先生自從來巴爾的摩後，被我硬拉著帶去教會，我為此很是無可奈何，只能耐心再耐心，心想只要他去教會就好。幾年過去了，通過感受和思考教會和身邊的許許多多的事後，近來他突然說他今年會受洗。這真讓我驚訝和感動，相信人不能做到的，神是信實的，他會成就一切。如今美國經濟在走下坡路，很多家庭和個人都受到了衝擊和影響，很多人心情沮喪，壓力很大。感謝神，雖然我們有很多現實的困難，綠卡還遙遙無期，但神的恩典够我們用。尤其是我和先生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有了更多的默契，我感受到了在風雨中神賜的平安，感謝主。也請哥城的兄弟姐妹為我先生在何處和何時受洗禱告，榮耀歸給神！

今天教會中許多人說知道和緊跟神的話很重要，我當然同意。我相信知道和學習神的話語固然重要，但如何在生活中活出來是更重要和更有挑戰。用生命去影響生命，神能得更多的榮耀，而這也是我要好好努力的。就像腓力比書所說的：我們明白多少，就要憑信心照著行，還不明白的，神在今後的日子會啟發和帶領我們。

願神祝福大家！

我的見證

田灶音

親愛的弟兄姐妹，你們好。我感謝我的神，我要為主作見證。我們要相信全能的真神。我把主的救恩告訴大家。要常常禱告，感謝敬拜主，我們的神。要知道耶和華是救我們的主，我要信靠他。我有時候做一夢。夢見我的先生叫我去買東西，我就去了。到一個地方去。去的時候那裏有一點光，那地方越走越黑，好像沒路可走了。我想是我走錯了。我就求告耶穌說：主耶穌快來救我，我沒路可走了。後來我說，主啊，我怎麼辦呢？後來主耶穌給我開了一扇門，我看見外面有光。我說這裏有門出去。以後看見一個人在那裏，我轉過身來看我的先生來了沒有。他沒有來。我看這個人也不見了。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主耶穌救了我。感謝神救我出來。

第二次做夢。夢見我一個大姑姑到我這裏來，叫我跟從他去，他就給我發工錢。我說不去。她就拿一個寶貝吹過來吹過去，又吹到我這裏來。以後我就禱告求主耶穌基督。他們看見我禱告就走了。我抬頭來看，三個人都不見了。弟兄姐妹千萬不要上當。不要去算命和看相。要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要信完全的救主，創世的真神。我信過撒旦。他們不甘心釋放我。所以求主饒恕我。若不是主，我毫無所有。

無聊的生命

任雲鵬

生命美麗嗎？美麗！生命有意義嗎？有！可是，生命的意義在哪裏？可能這個問題在許多人看來不稱其為問題，在他們眼裏，生命是一種過程，是每天 24 小時在眼前的流動，認真的過好每一天就行了，無所謂有意義或者沒有意義。可是在更多的人眼裏，生命真的意味著太多太多。他們之中有人說，短暫的生命正如光華奪目的流星。雖然只是一閃而過，可是那瞬間的光輝甚至比夜空之後——月亮都要美麗千萬倍！又有人說，生命的意義若體現在一個人身上，實在是有限。可是若體現在無數代人的積累上，生命的意義便無須言說了。人類血脈的延伸，文明的傳承，還有思想的進步都是在無數代人的努力之上才能實現的。可是，我若再追問，人人難免一死，就算我們在世上過的再好，到頭來我們還不是兩手空空的離開這個我們為之奮鬥一生的世界，甚至連我們的一身骨肉都要化為塵土，歸于虛無嗎？就算我們有千萬代人的積累去體現生命的意義，但殊不知這個宇宙都要消失，我們積累再多又有什麼意義呢？所以，從終極意義上說，我們生，就是為了死！我們不足百年的生命是為那萬古無盡的長眠！可是，事實真的如此嗎？如此燦爛，如此美麗，如此獨一無二的生命真的就是為了那個毀滅一切的死亡而生嗎？

不知何年何月，這個問題突然跳進我的腦海裏，也是從那年那月開始，我的生命開始與痛苦相伴。如果生是為了死，我可以立刻毫不猶豫的結束自己的生命。可是我不願接受這樣的事實，于是我寧願選擇痛苦，在痛苦中尋找生命真正的意義。當我看到身邊的人整天疲于奔命，或是為了所謂理想而奮鬥時，我真的替他們悲哀。難道他們不知道這個世界都難免一死嗎？我開始變得桀驁不馴，開始變得沉默寡言。我不願接觸那些

承載生命的“兩足無毛動物”，他們在我眼裏是如此的荒謬，如此的不可理喻，我甚至懷疑自己跟他們是不是同一個物種。

然而，生命終究是偉大的！在經過十幾年痛苦、孤寂的掙扎之後，生命本身開始向我訴說。當他把我領到耶和華面前，聆聽生命的奧秘時，我的眼淚不由自主的流下來。那種感覺就像我在荒漠裏孤獨的生活了十幾年之後，突然有一天我一抬頭看見另一隻與我一樣的“兩足無毛動物”時的狂喜與希望！耶和華告訴我，生命本是來自祂，祂更告訴我，我們生來不是爲了死！乃是爲了認識祂，歸向祂，并承受祂的永生！啊，多麼偉大的耶和華！多麼偉大的生命！這才是生命本來的意義！我們生，不是爲了死；我們死，不是歸向虛空，乃是借著死，歸向我們生命的創造者！哦，生命，你就像一列帶領我們回家的列車，當我們還不知道家在哪裏的時候，你已經發動你的引擎向著那美好的家園疾馳！哦，生命，你就像一道歡呼跳躍的溪水，當我們這些魚兒還再留戀溪邊的鵝卵石時，你已開始一刻不停的向前流淌，帶我們回歸大海的懷抱！哦，生命，你就像照耀一切的陽光，當我們還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時候，你已經在我們的前方爲我們預備好了一條光明大道！哦，偉大的耶和華，你將偉大的生命賜給我們，你將你無盡的愛放在我們身上，你將你榮耀的名刻在我們的心裏。天父，我們願意全然的擺上，願意燃燒你賜給我們的生命，只要我們能回到你的身邊，能彰顯生命本來的意義！阿門！

泉水、池水與湖水

高德榮牧師

[13] 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 2:13]

「泉源」的水是永流不息，既清晰，又清潔。泉源雖看來不大，卻越滾越大。泉源的水只送不收，不知水從那裏來，却使遍地得益。水是人生命的必需，食物可短暫缺少，水卻是每天不可少。自古以來，人是以泉水為生。多少的戰爭是因為水源引起，多少的戰爭因水源被斷而敗，人生不能離開水源。

耶和華神對以色列人說，祂就是那偉大的活水泉源，在祂裏面有涌流不斷的恩典，白白的賞賜給祂所愛的人，祂對人是一無所求，却樂意見人得著滿足。祂是活水的泉源，不單是治人的乾渴，更使人得生命與生命的力量，祂是生命的供應，一切生命的恩典都是從祂而來，祂也是生命的維持者。離開活水的源頭，就是離開生命的源頭。

以色列人犯了的兩件惡事，第一就是離開活水的泉源，就是離開那生命的源頭，不願意活在神恩典的範圍，也不願意靠神生命的力量而活。這就是輕看神的恩典，也輕看那施恩的神，得罪這恩典的泉源——賜生命的神。

以色列人所犯的第二件惡事，就是為自己鑿出池子。水泉是自然的，是神的創造；水池卻是人工作的，是用來代替神的。池子是用來存水的，離開了泉源就沒辦法有固定的水，為了得保障，只有靠水池積水，有機會就收集更多的水。泉水與池水最不一樣的是：泉水是活的，不斷更新，不斷涌出；池水却是死水，日久就變污穢，需要清理與殺

菌。就是泉水到了池子裏也成了死水。鑿出的池子不論多大，總是有限；泉水看來不大，卻有無限的水，供給數不過來的人的需要，神的恩典就是這樣供給人，人却要離開祂為自己鑿出池子，何等的愚昧！

鑿池子是一個辛苦的過程，以色列人是經長久的勞苦的日子才能完成，爲了要脫離活水的泉源，抗拒那賜生命的生的神，何等的可惜！。雖然將池子建立起來，滿以爲這麼大的水池，必可以長久賞用。却沒有想到池子却破裂了，勞苦建成的池子失去功能了，所積聚的水也不見了，賴以爲生的生命的補給，却完全流失，希望何處去？

神不單是以色列人的活水泉源，復活的水也是我們的活水泉。在祂有豐盛與永不止息的恩典，要白白賞賜給一切願意與祂聯合的人。人卻常為自己鑿池子，我們拚命賺錢，苦苦積蓄，快快的投資，爲日後安排。沒有想到一場金融風暴這些都漏掉了，不見了，轉眼成空。面對將來，只有失望和焦急。離開了神，我們一切的積蓄也會轉眼成空。

積蓄是可以的，却要成爲一個緊緊連于泉源的大湖，一邊吸收取之不盡的泉水，同時不斷流水供給下游的需要，所積蓄的沒有成爲死水，仍然是不斷更新的活水。使下游廣大一遍的地得滋潤，衆多的人口賴以爲生。水多的時候多積水，爲了日後能供給更多人的需要。

讓我們每天都緊接活水的泉源，安靜在生命的主前享用祂的豐富，使我們能成爲眾人的祝福。

愛人如己

倪大昕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馬可福音》12：30-31）

“愛人如己”雖然只是簡短的四個字，却具有極其深刻的內涵。什麼是愛？《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為我們做出了最好的詮釋，道出了愛的真諦。

要真正做到愛人如己，首先要嚴于律己。人，因其與生俱有的罪性，要遵行這條誡命，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需要對自身進行曠日持久的戰爭。

不管我們是否有勇氣承認，在我們許多人身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嫉妒，自誇，張狂等病毒，導致人際關係緊張，人與人之間互相戒備，互相猜忌，互相排擠，使工作遭受損失，生活增加壓力。我們時常會有不尊重他人的表現，不顧別人感受，輕易動怒；對別人缺乏包容，諒解。于是，在朋友間產生矛盾，形成隔閡；在親人間，融洽的家庭氣氛遭到破壞，甚至導致夫妻反目，家人失和。我們遇事往往首先想到自己的利害得失，而忽略他人的利益；忙于照顧自己，無暇顧及別人的需求。即使助人行善，也不甘心“行在暗中”，而是期望某種回報。若被別人冒犯，我們會耿耿于懷，難以忘却，致使自己情緒低落，陷于沮喪而不能自拔，進而影響社會群體的團結。我們知道愛能給人力量，愛能使人奮起；在遭受挫折和困難時，我們渴望獲得愛，却很少想到主動地去傳播愛。

凡此種種，都與主的旨意和《聖經》的教導背道而馳，都會阻礙我們敞開心扉去愛人，助人。因此，我們應該以“愛的真諦”為鏡，時時審視自己，不斷促進自己靈命

的長進。

“愛人如己”是一種很高的精神境界。在印度貧民窟無私奉獻的德蘭修女就是一個出色的典範。在我們本地的教會裏，也有遠涉重洋去中國麻瘋病區服務和傳播福音的美國傳道人一家，他們的精神令人感動。愛人助人并非是一種施捨，而是一項使命。神的兒女藉此彰顯主的大愛，將榮耀歸與主。許多弟兄姐妹就是這樣日復一日地履行著這項使命。當今世界，危機四伏，苦難重重，道德淪喪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愛人助人似乎已如天邊彩虹，可望不可即。記得幾年前我曾讀過一首英文詩，試譯如下：

“你笑，世人伴你歡笑；

你哭，無人陪你悲泣。

因為憂傷古老的大地必須借取歡樂，

而自身的煩惱却綽有餘遺。”

以前我覺得這首詩寓意雋永，耐人尋味。現在重讀此詩，却感到詩人未免過於消極悲觀。因為世間確實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努力實踐《聖經》的這一教導：“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羅馬書》12：15）儘管他們也會有煩惱，甚至苦難，但是，并不因此忘記了同樣陷于痛苦，需要救助的人；他們會及時給那些人送去溫暖和關愛，和那些人分享從神而來的平安和喜樂。

“愛的真諦”是我老伴最喜愛的經文之一。她身體力行，曾經感動過很多人。去年她不幸去世，我頓時陷入哀傷和絕望的幽谷。教會的弟兄姐妹們正是用他們的愛暖化了我的心，幫助我重拾生活下去的勇氣，也幫助我堅定了遵行“愛人如己”這一誠命的信心。我感謝他們，并決心跟他們一起去履行這一光榮使命。

苦難

王勇

門訓時，就一直在想，寫點關於苦難的東西，在基督裏如何思考，雖然知道我資歷尚淺。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也許從人出生開始，到回歸塵土，每一個人每一天都會面臨不同的問題，其中有些就是苦難。要接受基督，第一個問題就是：世上既有苦難，怎會有慈愛的上帝？

門訓回來後第一個主日，Randy 就講這個問題，我很認真的聽，却似乎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他第一句話也說：Why? ----I don' t know! 我試圖理清一些思路，發現不得不從伊甸園說起。

我當初就問：神為什麼允許蛇----撒旦去誘惑始祖？就像有人問：神為什麼放那顆樹在園子裏面？這本質上是一個愛的問題，天使，人類，宇宙萬物，都是被造物，神愛他們，也希望回饋的愛！但是沒有選擇的愛是真正的愛嗎？就像抓緊妻子的肩膀，大聲說：說你愛我！這樣即使她說了，有意義嗎？當然願意她自己從心裏主動說：darling，我愛你！神當然明白，所以放了千棵樹和那一顆樹在園子裏面，希望人可以選擇那千棵樹，選擇遵行他的話，選擇去愛他！所以從一開始，神就給了人自由意志，結果却帶來罪惡，是與愛對立：驕傲嫉妒仇恨等等，神錯了嗎？愛與自由真的對立嗎？似乎我們不能消滅罪惡，同時保留自由，不然牢房用來做什麼！還是自由的選擇來愛很難很難？仔細看看，使徒們傳福音時遇到的困難，和兩千年後的今天，沒有什麼差別，因為金錢、名利、情欲、自私等太多屬世的東西牽絆著我們。

從罪來到世間開始，“天起了涼風”，“地受咒詛”，這是聖經上第一次記錄的

天氣——自然的變化，之前的一切在神眼裏看來“都是好的”。大洪水後就留下了八個人，有哪個人能比上帝更殘忍？看看吧：“人在地上的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every single thought was evil——這是個多麼可怕的世界！

聖經上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聖經裏面有許多許多關於災難的記錄，有描述的，也有預言的。希伯來書裏甚至寫道：如今他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彼得後書裏面說：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溶化。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曾經聽說：真正的基督徒不害怕死亡——視死如歸，因為那裏有無比慈愛，無比美好的天家在等待著他們。所以在基督裏面，死亡并不可怕。這并不意味着他們就不會遇到苦難和期待死亡。

但是，神愛惜每一個生命！當初也問：那些在災害中死亡的孕婦怎麼辦？弟兄回答：聖經裏說會直接去天堂！神對每一個生命在審判時都會有交代！沒有人能完全證明聖經是真實的，但是福音書都是目擊者的見證，如果聖經是假的，那新舊約的這些作者就是已經是個奇迹了！兩千年後以色列的複國，不是個奇迹？期間多少偉大的民族消聲匿迹？迄今為止，聖經上所記載的，從文獻學（包括非基督教的文獻），考古學，地質學，甚至試驗科學，都有印證。整本聖經的縮寫就是十誡，十誡的精髓就是：愛神，愛人如己！所以那對基督徒夫婦明明知道胎兒患有唐氏綜合症，却還是堅持生育撫養，因為那是一個生命，這涉及到另一個話題——倫理學。養育這樣的一個孩子，不能不說苦，然而父親却說：這個孩子給這個家庭帶來了無限的祝福！

"The end of spear" 講一個真實的故事，三個基督徒家庭用生命和愛換來了一個森林原始部落的歸向上帝…這樣的事還很多很多。耶穌死了，對他的門徒來講，是個多大的災難，立即七零八落，但從膽小懦弱到勇敢無畏的轉變，也就發生在這個苦難來臨

的時候。苦難可以改變許多！我想沒有人喜歡傷痛，聖經裏面記錄了一種叫 leprosy，他們感覺不到痛——即使在滾燙的水中！不得不承認，能感覺痛是好的！不得不贊嘆，主創造的智慧和奧秘！

許多人在苦難來臨的時候總是責問上帝，却爲什麼不問問我們自己：現在僅美俄兩國的核彈頭就足夠毀滅幾百個地球；那些核試驗，不斷的震動著已經很脆弱的地殼；所謂的轉基因食物改變了最初的創造，誰知道長遠的後果？多少的疾病，癌症是由于人類自己的罪行帶來的？墮胎，同居，同性戀等一些原本得罪上帝的事情，也隨著時間，一個一個的合法化……環境污染，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急功近利的人類正在把自己送向一條死亡之路。

基督離開中國似乎很遙遠，早在三百多年前，范禮安已遠涉重洋，以生命和愛來呼喚中國；馬禮遜來了，死了，船長問他：“你想改變這個泱泱大國？”他回答說：“不，是上帝。”；李提摩太來了，死了；戴德生來了，死了，他的兒孫五代獻身中國。成千上萬的西天使者，在誤解、敵視、困苦和犧牲中，前僕後繼，來了，死了。他們都是清貧的人，總是悄悄來了，從一個舒適的地方來，又悄悄死了。有的一家老小死在義和團的刀下，有的死在窮山惡水、饑寒交迫之中——他們到底爲了什麼呢？答案只有一個：耶穌也是這樣來了，這樣死了，爲了世人得到永生的道。他們都經歷了十字架的苦難！幾千年來，無數上帝的使者在這個污濁的地上勇敢的行走，不得不承認，基督是有生命力的，是真實的。但是人却都是軟弱有限的。

說了這麼多，也許都是蒼白無力，具體到現實的時候，似乎更複雜，我們的是非觀多是主觀的，且會受屬世的思慮所左右，就像不久前找我訴苦的那位同學，面臨著被老闆開除的危險，我不能評論誰是誰非，我只能禱告，求神安慰帶領！當我們的人生擱了淺，風雨飄搖的時候，我們要的不是哲學或者神學，而是實實在在的基督，所以要有

堅實的根基。但是我們要明白，神現在讓我們受一些苦，經歷一些挫折，也是有神的祝福在裏面的。

用英國牧師約翰的話做結束吧：如果不是因為有那個十字架，我永遠不會相信上帝…在痛苦的現實世界內，一個人怎能敬拜一個對痛苦毫不理會的上帝呢？我在不同的國家參觀過許多佛教寺院，見他們盤腿坐著，雙臂交叉，閉著眼睛，嘴邊帶有微笑，一片遠離人間痛苦的樣子。可是每一次看了一會，腦海中就會出現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孤獨，受傷，痛苦的身形，手脚貫穿著鐵釘，四肢扭挫，前額被荊棘冠刺的出血，唇幹口渴難忍。那是我的神！他有權不受痛苦，但他放棄，他進入了我們血肉，眼淚和死亡的世界。在人為什麼受苦這個問題上面，我們勇敢的蓋上了另一個標記，那就是象徵神為我們受苦的十字架，是神自己為這個世界何以有苦難做出的唯一解釋。

認識耶穌，跟從耶穌

汪洋

在國內生活了 20 多年，沒有遇到過基督徒。我象很多同學一樣，是個無神論者。來美後，第一次到了教會，聽到他們做見證，唱贊歌，“頂禮膜拜”的樣子，十分鄙視，和室友調侃說，這些人是不是吃飽了沒事幹了，還是腦子進水了？

開學後，課程，實驗都忙起來了，也就不去教會了。轉眼到了第二學期，因為口語比較差，和導師交流很費勁，於是到了我們宿舍樓下的中心（International Friend Center），每周五，周六晚上都有聚會，有英語的聖經討論小組，就想練練英語。剛開始的時候，隨便他們討論什麼，我也只是聽聽，隨便說說，從來沒認真得想過。但是當我對這對美國夫婦（中心的組織者）瞭解的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就越來越疑惑了：不說他們去過非洲，他們的個人經歷，僅僅是做飯（周五、周六下午 4 點他們都要先在家裏做好飯，再帶到這裏來），就做了 20 多年。是個人也煩了吧？！他們現在都 50 多歲了，沒有一絲厭煩的樣子。以他們的學歷，可以在美國找到一份很體面的工作，當丈夫告訴我他的工資的時候，我都不敢相信，因為和我一樣多。他們沒有自己的房子，車子都是別人給的。但是他們很快樂…… 所以我想弄清楚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信仰，就和他們討論，辯論，當然，他們的解釋都是建立在一定基礎上的，但是有些答案，即使站在基督的立場上，也是很難接受的。有一天他們跟我說：即使我的信仰是錯的，但是我得到了更好的生活，我沒有失去什麼，却得到了很多；如果聖經是真的，但是我錯過了，那却是無法挽回的。我說不可以，我不能這樣想。在這裏還認識了一個女生，她從小就是基督徒了，有兩句話我印象很深：即使天崩地裂，即使我失去了所有得朋友甚至家人，

但是只要有耶穌在我心中，我仍然會充滿喜悅 (Even heaven may fall, the earth may disappear, or even I may not have any friends or family, but as long as I have Jesus, nothing I will fear. I will still be happy); 我已經很滿足了，我不需要其他得什麼東西了，如果有，那就是我自私得欲望 (I have everything I needed. There is nothing else I would ever want. If there is, then it is my earthly, selfish desires)。當時我看到這些話的時候，真是很難理解，一個 23 歲的學生，你有了什麼？基督教就把人教育成這個樣子了？不求上進？

現在來看，我們在做好自己本職工作以外，是不該去過分追求，貪婪，有多少基督徒能有這種境界呢！後來，一位弟兄跟我說：聖經裏有無數教導人勤奮工作的經文。而且所以基督徒都應該全時間得為上帝工作，不論他們做什麼都應該盡全力：如果上帝呼召你成為一個學者，那就努力做最好得學者；如果上帝呼召你成為一個音樂家，那就努力做最優秀得音樂家；如果上帝呼召我們成為一個牧師，我們就應該放下手中得一切，做一個全職得牧師。(All Christians should serve the Lord full time. They should give to the Lord 100% of their effort in whatever they do - whether as a physicist, an engineer, a musician, a doctor, or a pastor. Therefore, if the Lord calls you to be a doctor, then try to be the best doctor in the world; if the Lord calls you to be a musician, then be the greatest musician in the world. Take myself as an example: At this time, God has not called me to become a full-time pastor, so I do my best at my work to be a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 I can say it unblushingly that I have had a very successful career - being the first Chinese to become the State Epidemiologist in any state in the U.S., having won several major awards for my work, and having published a first-authored

article in the best medical journal in the world –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However, if one day God is calling me to become a full-time pastor, I will gladly obey His calling, put down my work to serve as a full-time pastor...).

真正在思想上有很大掙扎，是看了那對夫婦給我的《耶穌在中國》後。馬禮遜、戴德生等成千上萬的傳教士在敵意和仇視中默默的奉獻，直至生命的終結；看到那些農民，認識基督後的喜悅；看到這個信仰挽救了無數破碎了家庭和心靈，我和很多觀念和想法都改變了。我就一直想，這個信仰為什麼有這樣的力量，幾千年來還是這樣？而自己所信仰的共產主義，在短短的時間內，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仰却丟失的那麼快呢？

想多了就睡不好了，也會繼續去問他們一些問題，但是我還是不能接受。這時候想起了華人教會的一位弟兄，記得他當時來接我們去教會，在門口等我們的時候，手裏還拿本書。向一個師兄問來了他的電話（就是上面提到得那位弟兄），3 天以後的一個晚上，很唐突的給他打了一個電話，問了幾個很簡單問題。接下來的日子，電話、郵件，我就不客氣了，他真的是算的上博學了，他的回答基本上都可以接受，但是也有不能接受的。這個時候，思想的鬥爭就更多了，因為這個信仰越來越像是真的了。後來，一個牧師到這裏講道，完了，我就舉了手，表示願意等一下有人專門給我講講。我選擇了那位弟兄。我覺得自己還不够，問了 3 次：你覺得我可以嗎？回答說可以！後來就跟著他做了決志禱告。回去已經 12 點多了，跟一個在 Rochester 同學聊了一個多小時，不管如何，他說信仰這個問題要謹慎，認真。第二天，我給那位弟兄打電話說，不行，我還要再想想（這時我已經打算放弃了），他回答說，可以！後來我把中心借給我書，錄像資料都還給他們，什麼都不想了，就象回到了開始，清靜了，也可以睡好覺了。

3月下旬，放春假了。31號晚上，偶然間看到了那個網址（在“耶穌在中國”的光碟上有個網址 3W.Chinasoul.com，當時看到後，就抄在了一個小本本上），想想也沒什麼事情，看看吧。就這樣，我一口氣看完了神州，又一次心靈的悸動，感覺冥冥之中真有上帝？！信吧！我對自己說。就這樣，我跪下來，自己一人做了一個禱告。一個星期以後，我把決志的消息告訴了那位弟兄，他真是很高興。後來堅持參加教會的聚會，讀聖經，禱告，更好的瞭解了基督教。6月份，知道他要放棄這邊工作回國，對一個非基督徒來說，這肯定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他是州政府的首席科學家，有一份體面的工作，還有三個孩子。他告訴我說：這是爲了基督的愛……。

7月8號，我終於接受了洗禮。信主以後，心態更平和了，看待別人的錯誤更寬容了，更願意幫助別人了。我們在住了兩個臨時的地方以後，終於來到了新家，但是只有一個空餘的臥室，我就說我睡沙發吧。但是那個沙發太短，晚上路燈也很亮，實在是休息不好，第三天，我注意到地下室裏面有個單人床墊，和室友商量下，就放在他屋的地板上，也算是有床了。房主剛結婚度蜜月去了，要等他回來我才能有自己的房間吧。現在我每天早上走近 50 分鐘到實驗室，都會帶上午飯和一件 T 恤，因爲衣服會都汗濕。要是以前，我肯定沒有這麼平和的心態來對待這些事情，也許會煩的不行的。想起以前對別人的憎恨，嫉妒和苛求，那都是上帝所不喜悅的。感謝主，仍然揀選了我這樣一個有罪的人。想想，我一個農村的孩子，走到現在，怎麼那麼幸運的事情都會降臨在我頭上。原來主一直在看護著，牽著我的手，又把這麼多，這麼好的基督徒安排在我身邊，耐心的教導，等待我，真是感謝主！阿們！